

音韵论集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
汕头大学文学院

编

茲嶠山名
日所入處
孜處也
力滋水名
出高麗山
又旨也
滋薛也多
也藩也
液也
啫聲也
啫啫憂
黑滋染
金滋
錡雙生
子也
嘉鼎
小魚
名
仔克
也
鷺鷥
鷺鷥
鷺鷥
秘禾
生
兒
荏說文曰
草兒濟
北有荏
平縣俗



中华书局

音韵论集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
汕头大学文学院 编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音韵论集/中国音韵学研究会, 汕头大学文学院编.
-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ISBN 7 - 101 - 04879 - X

I. 音… II. ①中…②汕… III. 汉语 - 音韵学 -
国际学术会议 - 文集 IV. H1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3344 号

书 名	音韵论集
编 者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 汕头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王 勉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5 1/4 插页 2 字数 500 千字
印 数	1 - 1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 - 101 - 04879 - X/H · 258
定 价	48.00 元

本书出版得到
汕头大学 211 学科发展经费及科研处
专项资金支持

目 录

要无愧于我们的时代·····	鲁国尧	1
《逸周书》的韵语·····	周玉秀	5
高诱音补说·····	黄坤尧	17
古“華”字“敷”音问题再论·····	桑宇红	24
古有“一字重音”说商榷·····	刘忠华	30
古汉语清鼻音、清边音声母考·····	王珊珊	36
杜甫拗体七律格律探究·····	陆梅珍	47
唐五代西北方音“全浊送气”现象的声学依据·····	马毛朋	58
从《名义》音看“重韵”·····	周祖庠	66
《篆隶万象名义》中的全浊声母·····	郑林啸	74
《韵镜》所标“内”、“外”再研究·····	杨 军	80
宋代鲁浙赣词人阳声韵合用是方音的反映·····	胡运飏	92
关于韵图技法对《礼部韵略》的影响·····	水谷诚	100
《中原音韵》的例外音变·····	宋亚云	111
明初江西泰和诗人古体诗用韵考·····	许国永	118
《四声通解》今俗音与《等韵图经》音系·····	陈 洁 叶宝奎	128
明清宣城话声调构拟·····	高永安	136
《谐声品字笺》所反映的明末清初杭州读书音的声调特点·····	张咏梅	148
《音韵阐微》的反切·····	忌 浮	156
论清末江淮官话的韵类及其语音特征·····	方环海	164
清末日本学者的北京官话“四声之辨”·····	李无未	172
历史比较法与粤语历史音变·····	侍建国	183
河北冀州西王庄乡方言的语音特点·····	刘淑学	194

晋方言齿音声母的演变·····	乔全生	201
章组声母在南方汉语方言中存古的层次·····	严修鸿	207
北流新圩闽音释源·····	孙建元 杜晓萍	222
中古阳声韵尾在赣东北方言中今读情况考察·····	胡松柏	233
音韵学理论的内涵及其在汉语音韵分析上的应用·····	钟荣富	238
反切比较法补说·····	简启贤	264
满文资料与汉语语音问题·····	岩田宪幸	271
丽江黄山乡纳西语汉字祭文译释·····	喻遂生	285
汉译壮语地名的音韵研究·····	林 亦 季克广	294
论段玉裁分立上古韵真、文两部时的考古·····	李 开	302
姚文田古音学研究·····	谢洁瑕	309
黄侃音理、音史、音证三结合的古音研究方法·····	乔 永	315
敦煌写本《切韵序》校读记·····	张鸿魁	323
1950 年—2004 年国内中古音研究综述 ·····	张渭毅	333

要无愧于我们的时代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三届学术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
第八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辞（代序）

2004年8月22日

鲁国尧

诸位同道：

今天这个日子将留在所有音韵学人的记忆之中，因为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三届学术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第八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于今日开幕。我们特别感谢汕头大学，这个会议的全部经费、场所、人力资源都是汕头大学提供的，我们这次大会，如果能取得成功，应该归功于汕头大学的全力支持。我们衷心感谢汕头大学领导、林伦伦校长和严修鸿博士，由于他们的努力，我们的研讨会才能如此顺利地召开。我们热烈欢迎国外、海外的专家学者不远千里、万里莅临汕头，跟我们一道切磋、论学，众志成城，我们这次研讨会一定能为音韵学的昌盛做出应有的贡献。

很多国内外专家来函祝贺我们大会的召开，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想，在座的海内外朋友无不为中国和平崛起而兴奋，近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令世人惊叹。众所周知，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学术的提高。如今中国有1600多所高校，其中好几百所大学有中文系，有中文系必有人教音韵学，必有人学音韵学。近年来出版的音韵学专著、通论，发表的论文以千百计，音韵学的博士点已经有十几个，而硕士点数达几十，培养的音韵学博士和硕士日益增多。只要登上中国国家图书馆网，就会惊讶，音韵学博士论文如此之多！如此精彩！其中很多是在座者的成名之作。

作为一个音韵学人，我为当前的汉语音韵学的良好势头感到由衷地高兴；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国家蓬勃发展的形势使我深受鼓舞。我的专业是语言学，但是我也喜爱历史学，我读过若干史书，最近我又读了一些以前没有读过的近代史专著，一幕一幕的历史图像至今仍然在我的大脑屏幕上翻闪着。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的国家竟沦落到这般地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太多的耻辱，太多的悲恸；不少的失误，不少的遗憾……漫长的100多

年终于过去了，好不容易赢来了国运中兴，如今可以一掬长江之水洗却百年屈辱。读史，每每使我心涛激荡，意气慷慨，既悲且愤，既叹且思：如今幸逢国家日益富强之时，我辈学人亦当奋发，为民族崛起而做出更多更大的奉献，以无愧于我们的时代！

160年的中国近代史，我们要读。2000年的中国音韵学史，我们要读。

我认为，我们要读的是3部中国音韵学史。

2008年是《广韵》颁行1000年，海峡两岸的音韵学人都将举行纪念活动，这实际上就是通读整个中国音韵学史。

上世纪初，西方语言学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音韵学的发展，这“百年潮”当然十分值得审视、研究。

第三就是近30年的音韵学史，是最贴近我们的，是在座诸位亲身经历的，30年为1世，总结这近30年，更富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总结以往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将来。

从1976年“文革”结束，到今日这一时段，可称之为音韵学的“新时期”。作为一个从1955年开始学习音韵学的过来人，我清楚地记得在“文革”的灾难岁月中百学凋残时的痛苦心情，也记得走出学术荒漠后的茫然无措。1980年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的成立，是音韵学史上的里程碑，我们音韵学人开始重新起步了。特别在近十几年，音韵学人才涌现，论文、著作、电脑软件高速增长。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早已走出了迷惘、彷徨、摸索，“三十而立”，我们已经站稳脚跟，我们有了应有的自信，我们取得了很可观的成就。为了更迅速、更持久的发展，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做总结，求巩固，谋发展。

我以为，这总结应该落在实际上。

我个人的看法，第一点，这五十多年出版的音韵学通论书、汉语语音史通论书，大概有五十多本了。我希望今后再出通论书，要与时俱进，要特别重视吸收这30年的研究成果，凡是确凿的史料，在坚实的基础上经过严密论证的观点，都应该进入书中。难道这不是很理想的总结吗？至于音韵学的专著，毫无疑义的，更应该站在近30年的学术前沿，向纵深冲刺、扩展。

谈到总结，还有一点，是十分重要的。从1976年学术开始复苏起，一直到今天，我们始终面临着一个如何正确对待西方学术的问题。当然，这是由来已久的老问题了。也不独是音韵学界、语言学界的问题，其他学科亦然。我们应该了解西学的精华，学习西学的精华，将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毫不犹豫地“拿来”，与汉语音韵学紧密结合，充实自己，提高自己。这是我们一直坚持的，今后也必将坚持下去。已经有若干学人，包括在座的专家，作了艰苦的努力，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不可动摇的原则是，我们需要西学，需要真正的西学，需要西学的精华。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注意到长时间崇洋现象的存在，不可低估它的不良影响。可以

说,上世纪70年代后期,当国门初开之际,学人们面对久违的西学,由于惊愕、自卑及其他原因,以至产生对某些西学、某些国外学人的“仰视”,长期过度的“仰视”导致某些国外人士本已存在的“俯视”越发膨胀。这种“仰视”和“俯视”有其远和深的根源。唐德刚先生说:“我国‘五四’以后之启蒙文人,崇洋过当,在学术转型期中食洋不化。”(《晚清七十年》)道听途说一些西方学术的人,往往为其炫目的幻象所慑服。且听那些长期身处西洋学术之中,对其利弊得失有真知灼见的学者的高见。余英时先生云:“但‘五四’以来,不少学人在自觉层面往往为西方理论与方法所镇慑,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心理对于他们的研究工作不免造成一种限制。今天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任何一门都是异说竞出,莫衷一是。这正应验了《易经》所谓‘群龙无首’之象,西方学者则引《旧约》所谓‘以色列已没有国王’为喻。西方既不能再提供任何普遍有效的理论根据,研究中国人文传统的人,自然再也没有‘马首’可瞻了。在文化或文明多元的新预设之下,研究者承认每一文明或文化都是一独立的主体,首先必须各就其内在脉络进行深入的了解(这是人类学者所谓“in its own terms”)。但这绝不是说,每一文明的研究都只能‘自说自话’,不必与其他文明互相比较与参照。恰恰相反,今天中国人文研究更需要向外(包括西方)开放。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对于同一类事象在其他文明中的表现方式知道得越多,自己的研究便越能深入。但这和以西方流行的现成理论当作自己研究的最高指导原则,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胡适在‘五四’时期曾揭橥‘输入学理’的口号,然而他同时却要求我们‘把一切学理不看作天经地义,但看作研究问题的参考材料’,这句话到今天还是值得我们参考的。”(《两种文化的百年思索》)唐德刚先生风趣地说道:“在这个‘不出版,就殒灭’(publish or perish),以学问为商品的社会里,读三本书就应该写五本书。祸枣灾梨,那是果树遭殃,与学人何干?所以在美国底科学里,与果树为敌,才是加薪晋级、名重士林的不二法门!”(《胡适杂忆》)我国杰出的语言学家朱德熙教授在13年前讲过一段话,可谓洞烛美国语言学的痼疾:“近年来,美国语言学有重理论轻事实的弊病,而且不独语言学,经济学甚至物理学亦有类似的情形。”(《语文研究》2002年第4期)语言学大师李方桂先生,有力地抨击了美国的汉藏语研究中流行的从词典里抽出一些相似词形以构拟原始形式的所谓核心词汇的研究方法。针对被一些人奉为“圣经”的书,李方桂先生说:“我以为所有此类构拟纯属胡闹”,这种“方法论让人误入歧途”。他重提布龙菲尔德的建议:研究某组语言,就应完全了解其中一种语言,要能讲这种语言,必须十分透彻地掌握。对所要研究的语言系属中的一种你必须做到这一点。李方桂先生本人曾专门去泰国学习台语,他特别强调要研究某组语言,必须“实地调查研究过一门语言”(《李方桂先生口述史》)。这些先贤和老者的话犹如当头棒喝,无不鞭辟入里。

我们必须坚持“不排外,不崇洋”的原则。排外,就堵塞了自己前进、提高的一条途

径；崇洋，就泯没了自己创造的心智而跌落歧途。我们不应该“仰视”，同时也反对对我们的“俯视”，我们“以平等待人”，也要求“以平等待我”。任何事物都存在缺点和不足，中学西学，各有短长，我们应该取二者之长，结合整合。

我们要认真地调查、发掘语言事实，孜孜不倦地分析、研究语言事实，总之要扎根于事实。我们也要重视理论，重视理论有多种途径。诚然，我们要学习西学的精华，努力将经过检验而行之有效的西方学理中国化。但是我们不能只是扮演等人家创造理论以后取来“化”的角色（可悲的是竟有食洋不化的现象）。我们东方学人不可为西学所震慑，要克服自卑心理，应该自强、自信。西方学人可以创造理论，为什么东方专家不可以？《孟子·滕文公上》：“成颢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当今学界有这样一种现象：对美国的西学，不分青红皂白，不辨精华糟粕，一味趋之若鹜，对国人的学说则冷漠、鄙视，这是近百余年里存在的旧的时代意识，这跟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是何等的格格不入！

我们音韵学人一定要重视事实，重视科学，求新创新，力臻胜境。

我们音韵学人，坚持“不排外不崇洋”的原则，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勇猛精进，必能踵武我们的先人，“振大汉之天声”，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成就，贡献于人类的学坛。

我们要无愧于我们的时代！

我们能无愧于我们的时代！

《逸周书》的韵语

周玉秀

最早对《逸周书》的用韵情况作全面研究的是江有诰的《先秦韵读·逸周书韵读》，但此书只涉及《允文》《大明武》《小明武》《酆保》《文传》《柔武》《和寤》《武寤》《太子晋》《周祝》10篇，统计比较粗疏。据笔者考察，今传本《逸周书》中，33篇有韵语，有些是通篇用韵，有些则是篇中间有韵语。这33篇除了江有诰涉及的10篇外，还有《度训》《命训》《常训》《文酌》《采匡》《武称》《大武》《大匡》《程典》《大开》《小开》《文傲》《宝典》《寤傲》《武顺》《文政》《大聚》《成开》《大戒》《时训》《官人》《史记》《王佩》23篇。33篇占全书59篇的56%，这反映了《逸周书》语言的一个重要特色。而语言特色具有时代的印迹，对确定作品的创作时代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所以，我们完全有进一步研究《逸周书》用韵情况的必要。

1. 《逸周书》韵语的分布及特点

1.1 《逸周书》韵语的分布及特点

《逸周书》韵语的分布，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通篇用韵。这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通篇为四字句，且从头至尾皆有韵语。如《允文》第一节用之韵，第二节中换了耕、鱼、之三韵。又《小明武》第一节用鱼韵，中间插入脂之、冬东二韵，末又转为鱼韵。又《武寤》篇幅较短，全部入韵，此篇形式近于雅诗，用赋体，而内容有如颂诗，为歌颂武王伐纣之作；另一种是全篇为散文形式，但有韵语，此类中最典型的是《太子晋》和《周祝》两篇。

第二，散韵结合。韵语一般为文章主体部分，主要是政书中的法律条文或政令，其他无韵的散句为过渡性或解释性文字，如《文酌》中之“九酌”：

取允移人；宗杰以亲；发滞以正民；货官以属；人□以礼；往来取（此）[比]；
商贾易资；农人美利；□宥可动。

其中“人亲民”为真部字，“礼比资利”为脂部字。后面“五大”之“谋事贿贷”韵之部，“四教”之“信年”韵真部，“桔复”韵觉部，等等。这些条律多为四字句，如果剥掉那些过渡性和解释性文字，则完全为通篇入韵的四字句科条，盖有利于背诵记忆。与《文韵》相类似的还有《大武》《酆保》《大开》《柔武》《大开武》《小开武》《宝典》《文政》《成开》等，在《逸周书》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些篇章可以看作早期文献与后人释语合二为一的。其中有一篇比较特殊，就是《时训》。这篇依二十四节气分为二十四节，每节由两部分构成，前半节无韵，句子短，从3字至5字参差不齐，内容是写物候；后半节写反物候所预示的灾异，全为韵语，且多为4字句。如：

螳螂不生，是谓阴息；鸱不始鸣，令奸壅逼；反舌有声，佞人在侧。

其中奇句“生鸣声”耕部相协，偶句“息逼侧”职部相韵。

第三，以散文为主，间有韵语。如《度训》之“子孙习服，鸟兽仁德。土宜天时，百物行治”，《命训》之“大命有常，小命日成。成则敬，有常则广”，《常训》之“六极不羸，八政和平”、“八政不逆，九德纯恪”，《杂匡》之“开口同食，民不藏粮，曰有匡，俾民蓄唯牛羊”，《寤傲》之“无虎傅翼，将飞入宫，择人而食”，《和寤》之“绵绵不绝，蔓蔓若何？豪末不掇，将成斧柯”，《史记》之“刑始于亲，远者寒心”、“乐专于君者，权专于臣；权专与臣，则刑专于民”，等等。其中有些可能是当时的民谚或俗语，如上引《和寤》中的四句与《六韬·文韬·守土》篇中的“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几句相似，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传闻异辞。

第四，引用古诗古书之韵语。如《文传》：

《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

《开望》曰：“土广无守，可袭伐；土狭无食，可围竭。”

又如《太子晋》：

师旷歌《无射》曰：“国诚宁矣，远人来观；修义经矣，好乐无荒。”

王子歌《峤》曰：“何自南极，至于北极？绝境越国，弗愁道远？”

《诗》云：“马之刚矣，轡之柔矣。马亦不刚，轡亦不柔。志气（尘尘）[麋麋]，取予不疑。”

1.2 《逸周书》中的韵例

《逸周书》中，句尾韵是最普遍的形式，有韵的33篇，几乎全是如此。个别篇中有些特殊情况，兹举例说明。

第一，紧缩句中连词所连接的前后两字相韵。如《命训》：“成则敬，有常则广。”或无连词，前后词语的末字相韵。如《文酌》：“三穆：一、绝灵破城，二、筮奇昌为，三、龟从兆凶。”

第二，句末虚词或代词不入韵，韵脚在倒数第二字的位置，这种情况属于句尾韵的变体。如《文政》的“九典”：

只道以明之；称贤以赏之；典师以教之；四戚以劳之；位长以遵之；群长以老之；群丑以移之；什长以行之；戒足以将之。

又如《周祝》：

欢哉民乎，朕则生汝，朕则刑汝，朕则经汝，朕则亡汝，朕则寿汝，朕则名汝。

有时，虚词或代词也可入韵，则为完全的句尾韵了。如《文酌》：“急哉急哉，后失时！”《文传》：“其至无时，非务积聚，何以备之？”《大武》：“五虞：一、鼓走疑；二、备从来；三、佐车举旗；四、采虞人谋；五、后动捻之。”这种情况非常少。一般说来，如果是一组排比句式，末尾皆有代词或其他虚词，则韵脚字在倒数第二字的位置；如果非排比句，有虚词句的前后句皆以实词结尾，且入韵，则此句尾虚词也入韵。

1.3 韵在韵段中的位置

韵文中有所谓韵段，指连续用韵的一篇文章或某篇文章中连续用韵的某一段文字。韵在韵段中的位置，是指同韵韵脚字相互间的距离。《逸周书》中，此类情况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句句押韵，即一个韵段中每句都有入韵字。如《武称》：“贤者辅之，乱者取之，作者劝之，怠者沮之，恐者惧之，欲者趣之。”又：“百姓咸服，偃兵兴德，夷厥险阻，以毁其服，四方畏服，奄有天下。”又如《大武》之“五和”曰：“一、有天无恶；二、有人无鄙；三、同好相固；四、同恶相助；五、远宅不薄。”

第二，隔句押韵。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双句押韵，而单句不押，《允文》《大明武》《小明武》全篇以及《时训》《太子晋》等篇中的韵段大多如此。这种形式也是中国诗歌押韵的普通形式。

第三，交韵，也就是单句与单句押，双句与双句押。交错用韵，可以造成诗歌语气的跌宕起伏，使之具有音乐的节奏感。如：“绵绵不绝，蔓蔓若何？毫末不掇，将成斧柯。”“绝掇”月部相韵，“何柯”歌部相韵。又：“国诚宁矣，远人来观；修义经矣，好乐无荒。”“宁经”耕部相韵，“观荒”元阳通韵。

同一韵段中的韵数，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一韵到底的，中间没有换韵的。这种情形在《逸周书》较短的韵段中常见，尤其是法律科条中的每一类，多取一韵到底的形式，

这有助于记忆，我们前面已举了好多例子，不再赘述。二是中间换韵，这种情况多见于较长的韵段之中，如《柔武》云：

五戎不禁，厥民乃淫。一曰土观幸时，政匱不疑；二曰狱仇刑蔽，奸吏济货；三曰声乐□□，饰女灭德；四曰维势是辅，维祷是祐；五曰盘游安居，枝叶维落。五者不居，自生戎旅。务在审时，纪纲为序。和均□里，以匡辛苦。见寇□威，靡适无□下。胜国若化，不动金鼓。善战不斗，故曰柔武。四方无拂，奄有天下。

此段由侵韵起，而继以之、鱼二韵。若将“五戎”视为一个封闭的韵段，则前三条用之职韵，而后二条用鱼韵，仍然是中间换了韵的。

还有一种情况，与我们上面所说的换韵相近，但又有区别。这是指一个大的韵段中包含一个或几个小的韵段，也就是说，从大的韵段看，是一韵到底的，但其中的某两句或几句换了韵，间入这个大韵段中。比如《允文》：

思静振胜，允文维纪。昭告周行，维旌所在。收武释贿，无迁厥里。官校属职，因其百吏。公货少多，赈赐穷士。救瘠补病，赋均田布。命夫复服，用损忧耻，孤寡无告，获厚咸喜。咸问外戚，书其所在。迁同氏姓，位之宗子。率用十五，绥用□安。教用显允，若得父母。宽以政之，孰云不听。听言靡悔，遵养时晦。晦明遂语，于时允武。死思复生，生思复所。人知不弃，爱守正户。上下和协，靡敌不下。执彼玉珪，以居其宇。庶民咸畔，童壮无辅。无拂其取，通其疆土。民之望兵，若待父母。是故天下一旦而定，有四海。

整篇用之部韵，中间“宽以政之，孰云不听”，“政听”为耕部韵；“晦明遂语”至“通其疆土”为鱼部韵。这种间入式的换韵，主要是表情达意的需要，但同时也可以造成朗诵时节奏起伏变化，产生较强烈的艺术效果。又如《小明武》全篇鱼韵一贯，而中间间入“五教允中，枝叶（伐）[代]兴”，“具行冲梯，振以长旗”，“怀戚思终，左右愤勇”三语，也同样造成了平潭激浪的效果。所以，我们说这与一般的换韵有所不同，它是一种有效的修辞手段。

2. 通韵、合韵分析

2.1 《逸周书》中的通韵例及其文献学分析

《逸周书》中的通韵例共 21 条，其中阴阳通者仅 1 例，见于《时训》：“鸱鸟犹鸣，国有讹言。虎不始交，将帅不和。荔挺不生，卿士专权。”“言权”为元部字，“和”为歌部字，歌元阴阳对转。阴入对转有 20 条，是其通韵主体。这些韵脚字是：1、礼比资利

(《文酌》脂质); 2、恶郄固助薄(《大武》鱼铎); 3、贷财食食赋(《大匡》之职); 4、度伐屠(《程典》鱼铎); 5、择度舍略固(《丰保》鱼铎); 6、移化奇罚(《丰保》歌月); 7、治服力惑(《丰保》之职); 8、时德极(《小开》之职); 9、利次(《文传》脂质); 10、时疑贷德(《柔武》之职); 11、辅怙居落距旅(《柔武》鱼铎); 12、佐废(《武顺》歌月); 13、绝何掇柯(《和寤》歌月); 14、利资死(《文政》脂质); 15、傲暴猷(《文政》宵药); 16、教暴盗(《文政》宵药); 17、訾帝(《太子晋》支锡); 18、度固(《周祝》鱼铎); 19、植谋(《周祝》之职); 20、久始右纪止等改极事服(《周祝》之职)。其中只有第13例需要说明。此例也可以看成是交韵形式, 绝与掇月部相韵, 何与柯歌部相韵。因此, 若不计此例, 就是19例了。

此19例中, 脂质通押者3例, 鱼铎通押者5例, 之职通押者6例, 歌月通押者2例, 宵药通押者2例, 支锡通押者1例。分布比较分散, 其中《丰保》《周祝》各3例, 《柔武》《文政》各2例, 其余《文酌》《大武》《大匡》《程典》《小开》《文传》《武顺》《时训》《太子晋》各1例。全部19例通韵涉及13个篇章, 占有韵语篇章的39.4%。阴入通押现象在《诗经》时代就比较普遍, 汉初也还比较多, 尤其是鱼铎、之职相通的例子, 汉代是比较突出的。所以, 这些通韵情况皆与汉以前诗文押韵情况相合。

2.2 《逸周书》中的合韵例及其文献学分析

研究《逸周书》的合韵情况, 不能与其他文献等同, 因为此书具有杂纂性质, 而所收作品时代跨度较大。所以, 我们在考察其合韵时, 应一篇一篇地考察, 不能将不同篇章放在一个层面上。据我们观察, 《逸周书》中的合韵主要有以下数十条: 1、辅取沮惧趣(《武称》鱼侯); 2、格格克(《武称》铎职); 3、溪离宜夷(《大明武》支歌脂); 4、暑处贾女下解御武士櫓下寡(《大明武》支鱼); 5、中兴(《小明武》冬蒸); 6、梯旗(《小明武》脂之); 7、终勇(《小明武》冬东); 8、教寇族候幼丑沟务趣(《程典》宵侯屋幽); 9、纲亡庸(《酆保》阳东); 10、兵伤凶(《酆保》阳东); 11、求尤(《酆保》幽之); 12、宗工(《大开》冬东); 13、戒择(《文傲》职铎); 14、美茨费(《文传》脂物); 15、功戎(《柔武》冬东); 16、明常辨当行(《宝典》元阳); 17、中心(《武顺》冬侵); 18、变乱转奸残顽聿(《文政》文元); 19、穷终宗众同(《成开》冬东); 20、否主起(《时训》之侯); 21、娠民震(《时训》文真); 22、生盈兵中(《时训》耕阳冬); 23、息逸疾(《时训》职质); 24、政病争(《时训》耕阳); 25、佚赖害(《时训》质月); 26、负咎妇(《时训》之幽); 27、兵从(《时训》阳东); 28、惧度(《太子晋》侯鱼); 29、慎关限远欢(《太子晋》真文); 30、义下所仪(《太子晋》鱼歌); 31、众同公(《太子晋》冬东); 32、观荒(《太子晋》元阳); 33、美牛茅(《周祝》之幽); 34、徙祸(《周祝》之

歌); 35、术穴(《周祝》物质); 36、柯枝(《周祝》歌支); 37、牧桴(《周祝》职幽); 38、軫尽(《周祝》真文)。

上 38 例共涉及 17 个篇章, 其中合韵最多的是《时训》, 在总共 25 类的合韵中, 此篇就占了 7 类, 几乎为三分之一, 其中有 3 条对认识这篇文献的创作过程和时间很有意义。现分列如下:

谷雨之日: 萍不生, 阴气愤盈; 鸣鹄不拂其羽, 国不治兵; 戴胜不降于桑, 政教不中。

立秋之日: 凉风不至, 无严政^①; 白露不降, 民多邪病; 寒蝉不鸣, 人皆力争。

立冬之日: 水不冰, 是谓阳负; 地不冻, 咎微之咎^②; 雉不入大水, 国多淫妇。

第一条中生、盈、兵、中相押, 生、盈为古耕部字, 兵, 先秦属阳部, 中是冬部字。第二条中政、争亦耕部字, 病为古阳部字。耕、冬二字偶尔合押, 是秦、汉间所有的方言现象, 但阳部字分化为阳唐和京明两类, 则是汉代语音变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兵、行、明、京等字, 在东汉班固等人的作品中, 已完全与耕部通押(于安澜 1989)。分化的现象从西汉就开始了。《淮南子·说林》: “兔丝无根而生, 蛇无足而行, 鱼无耳而听, 蝉无口而鸣。”行与生、听、鸣相韵。顾炎武说: “后汉则曹昭《东征赋》‘维永初之有七兮, 余随子兮东征; 时孟春之吉日兮, 撰良辰而将行’, 其始变也。”(顾炎武《音学五书》第 294 页) 实际上, 这不是始变, 而是变化基本完成的时期。所以, 周祖谟先生下结论说, “至东汉则……阳部京明一类字转入于耕”。(周祖谟 2000) 因此, 上两条显示的时间不会比汉代更早。

但是, 《时训》中“立春之日”与“冬至之日”两条中“行”与“阳”“藏”相协:

立春之日: 风不解冻, 号令不行; 蛰虫不振, 阴(气)奸阳; 鱼不上冰, 甲冑私藏。

冬至之日: 蚯蚓不结, 君政不行; 麋角不解, 兵甲不藏; 水泉不动, 阴不承阳。

“行”字读“户庚切”与“胡郎切”二音, 在班固、班昭等人以后, 已画然分明, 其意义为行列时, 读“胡郎切”; 意义为行走时, 读“户庚切”。如黄香《九宫赋》: “蹠昆仑而蹈碣石, 跪底柱而跨太行。肘熊耳而据桐柏, 介蟠冢而持外方。”又李尤《东观赋》: “步西蕃以徙倚, 好绿树之成行。历东厓之敞坐, 庇蔽茅之甘棠。”此二处“行”均与阳部字相协, 读“胡郎切”, 意思是行列, “太行”是专名。但李尤《印铭》云: “赤绂在服, 非印不明。荣传符节, 非印不行。龟纽犍鼻, 用尔作程。”(严可均 1958) 明、行与耕部程字相协, 读“户庚切”, 意思是通过。由此看来, 上两条所显示的时间也不会比东汉末年更晚。

第三条中负、咎、妇相协。负、妇上古属之部, 咎为幽部字。三字在《切韵》中同属

有韵。顾炎武《唐韵正》卷十说：“负字自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傍夭矫以横击，互黝纠而搏负，下崩蔚以璀错，上崎嶇而重注’，始读为房遇反。”（顾炎武《音学五书》第359页）“妇字自古诗‘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始音房久反，与艸柳牖手守为韵。”（顾炎武《音学五书》第359页）其实，之部的尤类字在西汉初已开始分化，而与幽部字通押。“注”字是侯部字，汉代音变与鱼部相近，但王延寿赋中与负字相协，则是幽侯相近而通押的。西汉贾谊等人的作品中，牛尤丘等字已经常与幽部相协。因此，负、妇的变化也当在汉初，而东汉以后已归入幽部。因此，第三条所显示的时间也不会早于汉代而晚于东汉末年，因为“行”字的用韵情况对此条的作时也有牵制。

《时训》全文共二十四节，依立春至大寒二十四节气排序。每节先写该节气中之物候，后写反此物候所预示的灾异。写法上，前半节多为散文，且与《吕氏春秋·十二纪》每纪之首篇及《礼记·月令》等所记物候大致相同，语言也相似；后半节则多为韵语，且以四字句为主，内容与《月令》等所记不同。其每节后半部分的内容也多汉代讖纬之说，因此，我们认为这篇文献由两部分相合而成。其每节前半部分乃先秦所传，后半部分则是汉人创作的。

其次是《周祝》，有6类合韵，涉及幽之、真文、职幽、质物、之歌、支歌诸类。其中“牛茅”“牧桴”相韵应当是比较晚的语言现象。顾炎武《唐韵正》卷六曰：“牛字自汉王褒《九怀》‘历九曲兮牵牛’，始与州修游流悠浮求恂恂为韵。古辞《西门行》‘饮醇酒，炙肥牛’与忧为韵。”而“牧”字本属职部，在阮籍《大人先生传》中还与国、得等为韵：“惟法是修，惟礼是克。手执圭壁，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闾，长闻邦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为九州牧。”因此，此两条的作时恐怕不会太早。阮籍为魏国文学家，陈留人，其语言应当接近官方语言，所以，可以代表当时的通语情况。由此看，《周祝》极有可能是汉魏以后人增改过的。我们之所以说是增改的，是因为其中有些条目的用韵所反映的时代特征又与此条不同，如“故海之大也，而鱼何为可得？山之深也，虎豹貔貅何为可服？人智之邃也奚为可测？跂动啾息而奚为可牧？玉石之坚也奚可刻？”“牧”与职部字相韵。又云：“大为古，地为久，察彼万物名于始。左名左，右名右，视彼万物数为纪。纪之行也利无方，行而无止，以观人情，利有等。维彼大道，成而弗改。用彼大道，知其极。加诸事，则万物服。”其中，“久”“右”“等”仍为之部字。据顾炎武的考证，“久”字在春秋末期至战国时有两音，一音之部，一音幽部。如《孟子》《易传》中，就有与幽部相韵的例子，汉初亦大致如之。周祖谟先生说：“尝考两汉之音，西汉已与《诗》三百篇不同。要言之：《诗经》之脂微两部已合为一部，质术两部合为一部，《诗经》之部尤韵字转入幽部，幽部轨字则转入之部，而阴声阳声两类韵部之上声去声，亦均已大备。”（周祖谟2000）又说：“两汉时之部大体和《诗经》音相同，惟有尤韵